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今天開始從「泰伯篇」來學習，「泰伯第八」，「泰伯篇」是第八篇。雪廬老人在講「泰伯篇」這篇書之前有一個前言，他前面講一段很長的話，我們先來學習這一段。

「今天從泰伯篇開始講。」

「頭一天先跟大家談幾句要緊話。」雪廬老人在講這篇開頭，第一天先跟大家談幾句要緊的話。「《論語》不好講，但是非講不可，首先學《論語》可以幫助學佛。」《論語》不好講，但是不能不講，就是因為學《論語》可以幫助我們學佛。過去我們不懂，也不知道，我們覺得學佛就好了、學佛經就可以了，我們不是學儒，對儒家，特別在《論語》我們也就疏忽了。下面雪廬老人接著講，為什麼他九十二高齡還講《論語》？「你們學佛學出世法，但是人身難得，有人身始能學佛。」學佛就是學出世法，但是學佛是從人開始學，人身很難得到，有人這個身體才能開始學佛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離開這個世間，也沒有佛法了，所以佛法在世間，不離開這個世間覺，在這個世間覺悟了，那就是佛法。「人道不懂，不能成功。」如果我們做人的道理不懂，學佛也不能成功。

「三十年來，起首十年好，其次十年差，後十年更差，所以添講《論語》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說出，為什麼他年紀那麼大，九十二歲了再添講《論語》？原因就是他在台中教學三十八年，剛開始十年，前十年是最好的，成就的人最多；再過十年，其次十年（第二個十年）就比較差了；後十年（第三個十年）更差了，所以才添講《論語》。

「這種趨勢，不僅佛學如此，儒學也是如此」，不只佛學是愈來愈退步，儒學也是一樣。「其實孔子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游藝」，這是孔子志道，就是道德仁藝。「以前台灣文獻記載有相當多的名人，今日時局變化，天命如是。」這是講出，以前台灣文獻的記載有相當多有名的人，對儒學很有造詣的；今天這個時局變化了，天命就是這樣的，今天跟過去就大大不同了。「你們聽《論語》，要當佛經聽；聽佛經，要當《論語》聽。吾自學佛才懂中國文化，再看中國文化，佛學也懂了，二者互相有關係。」所以儒、佛它是有關係的，可以說是相得益彰。學了佛，才能懂中國文化；學了中國文化，學佛也才有基礎，所以這兩方面都有關係。「佛家世法、出世法都有，格外注重出世法。」佛法，世間法也講、出世法也講，都有，但是佛家是格外注重出世間法。「儒家也是如此，只是特別重視世法」，偏重的不一樣。「儒佛的體都一樣，用不同而已。」講到本體都一樣，不但儒、佛，全世界所有宗教本體也都是一樣，只是它的作用不同而已。「你們要先得其體，用則萬端」，這個體（本體）你懂了、得到了，作用就萬端了，佛法、世法，所有的萬法「隨你用」。首先你要得這個體，本體。

「從前人沒有學佛，講中國文化便隔一層，狀元也不行，學佛當大法師不知中國文化也不徹底。」所以這兩方面都必須注重。「凡注經的大法師，到明代之前，今人都比不了」，那現在的人比不了明代之前這些大法師。「所以你們兩門都必須好好學」，這是雪廬老人勉勵大家的話，儒、佛都必須好好的學。「但是這二門學各有困難」，儒學、佛學兩門都有困難，學習上有困難，「你們要在困難上打破，才能進步」，要去突破。雖然有困難，但是要去打破困難，也不能怕困難。

「佛法的困難，在於佛經的理很難，出世法沒有學過，要往理

入很難。」「像法有教有行，不能證果」，佛有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正法一千年、像法一千年、末法一萬年，正法一千年過去了進入像法，像法有教理、有修行，但是不能證果，不能證果，「有教也是枉然，所以有教外別傳的禪」。佛教傳到中國來正是進入像法，所以那個時候有這個教外別傳的禪，達摩傳禪來，在中國禪風很盛。「要知教法的理很難」，經教這個道理很難懂。「禪必須悟證」，參禪也必須開悟證果才能超越六道。「只講經不能證果」，只講經，沒有修行，不能證果。「儒的困難，在於儒重視世間法，比起佛法較不難，也有困難。」儒重視世間法，跟佛法比較起來比較不難，但是也有它的困難。「凡是注疏佛經的古人，都須斷惑，有相當學問才能注書。」注解佛經，斷惑證真證果他才能注經。「儒家則是考狀元，會作文章，即使韓昌黎也不行，因為孔子說志於道，不是說志於文章。」志于道，那就不是一般人他能達到。「孔子之道都不懂，只說《論語》，從漢到清，三四百家注得亂七八糟。」漢朝到清朝注解《論語》，三四百家的注解注得很亂。「吾舉三本書，《論語正義》，偏重漢家，不罵人。再者《會箋》，偏於宋儒，也不罵人，比較簡單。再者《集釋》，內容較多，做參考。」雪廬老人舉出這三種注解它的特色。

「看《論語》，因注解多，若只看宋儒的注子，專門就以程朱做代表，多罵人，其中有好有壞，漢儒罵人少。」「你們研究中華文化不容易，看注就生偏見了」，看了注解可能就隨這個注解轉，偏見就產生了。「你要信什麼人？陶淵明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因為注子雜亂的緣故。諸葛亮略觀大意，你們連小意也看不明白。」

「你們學佛，志在證道，學中國文化，也不是為名利，為證道的緣故」，證道就是要證果了。

「今人修學其他法門證道難，唯有淨土法門」，才有可能成就

。「今日糟不可言，教外別傳的禪，乃是證果者傳的」，證果的人他才能傳教外別傳這個禪。「淨宗證果者少，不是教外別傳，而是教內別傳。」淨土宗它跟禪不一樣，它不是教外別傳，它是教內，經教以內的，這也是一個特別的法門。「只取三經，伏住惑再說，未說證果。」我們淨土只要伏惑，沒有講斷惑，沒有講證果，斷惑就證果了。「只說往生，往生不是證果。」往生到西方再去斷惑，再證果。「從前人學佛，文理好，都讀中國書，而可觀，我們比不了。」這是從前的人，跟我們現在人就不一樣了。

「吾原先找出《反身錄》給你們參考，《反身錄》為宋學，屬於陸象山的派別，不罵人。李二曲無老師，他的書無一而不是佛理，因為弘揚儒家的緣故，略帶幾句說佛法不如儒家的話，此書都是說道。儒佛的道同一個，《反身錄》的大主意說道，最反對作文章，只作文章，去道遠了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所聞是什麼道？有人說是修齊治平，但是做官能了生死嗎？」「性無二性」，性都是一個，沒有兩個。「率性之謂道，一般狀元如何懂？」一般考中狀元的人他怎麼會懂？「《反身錄》注重道，反對文章，可依此四本書就可以了。」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介紹，這四本書就可以了。

「雖然，吾以為又不讓你們看比較好，因為李二曲等都將書讀明白，文學都好，才不主張文章，有如買珠去櫝，一般人是買櫝還珠」，那這個就不對了。「你們文學不通，所以不讓你們看；你們學三年文，文理略通了，再看。但是今日學文很難，詩是文學之祖，文學以詩為首，今日不流行了。若懂詩法，字句都練，便字字不容空過，那時候再來看《論語》等書，就可以有眼力了。」

「吾說這個是九十歲的學問，吾六十歲時說不出來。昔日吾說多奇語，今日說的平常，老生常談。平常便是中庸之道，聽洋樂跳舞才不平常」，聽西洋音樂、跳西洋舞才不平常。雪廬老人講，過

去他都講很奇特的言語，今天九十歲了，說的都很平常了，但是平常才是中庸之道。「吾所說的話，請大家要注重，要懂吾話中意義，這恐怕不容易。」所以他講這些話我們要留意，注意聽，要懂得他講話當中的意義，恐怕也不是很容易。

「讀《論語》，至少必須看過《通鑑輯覽》的學問，才能讀《論語》。所以學《論語》外，必須看《通鑑輯覽》。依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學文章，可以寫一篇明白的信。再來是要學《常禮舉要》，自今天起，第一要先學禮，不學禮，儒書讀不下去；學佛不學戒，則白學佛。正法時期，正者證道，依佛的法律，懂得便證果。」「中國是南山律，不是佛律。」這給我們舉出，現在受戒這個律是南山律，不是佛當年那個律。「像法時期律已不行，故不證果。」只有持戒不能證果，像法都已經不行了，現在末法就更不行了。「儒博學於文、約之以禮，在禮上走，就成功。吾為你們開路，縱使是不好的人，也與其進也，當時好便教，教在吾，壞在他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這個前言學習到這裡，我們下一次就進入「泰伯篇」第一章了。這是「泰伯篇」的前言，雪廬老人的前言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